

韓美林 勿言牛老行苦遲 我今八十耕猶力



韓美林在作畫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提到京杭大運河，你或許會想到兒時歷史課本上所提到的「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」之一。如今，在京杭大運河起始的地方，北京通州古運河畔，坐落着韓美林藝術館，它對着水旁的每個日出和每個日落，相看兩不厭，扎扎实實地鑲嵌在了運河文化中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田一涵、凱雷 北京報道

韓美林工作室的畫室，如果沒有其他的社會活動，或者是帶着「韓美林藝術大篷車」下基層，韓美林每天上午都會在畫室裏畫畫。大約20平方米的畫室內，十多米長的桌子佔去了大半，毛筆、印泥、圖章……各種美術用具擺滿了桌面。室內燈光被調試得恰到好處，既不幽暗，也不過於明亮；悠揚的鋼琴曲迴響在整個空間。韓美林坐在長桌中間的沙發上凝神作畫，身後的地板，鋪陳着他上午所作的畫作，全部是32開的小幅，大約四十餘張。本刊記者採訪時見到的這個畫面，堪稱「日常韓美林」的定格。

韓美林將記者帶到畫室一角的茶几旁。落座之後，他拿出一桶花生請我們吃。他讓我們仔細觀看這些花生，「它們是從石頭縫裡長出來的，不同於普通的花生，你看那殼兒上坑坑窪窪的褶皺，就是生長過程中，被石頭擠壓出來的。」韓美林邊吃邊說道：「這些從石縫中艱難成長的花生，吃起來就是比普通花生香。」

這彷彿是韓美林崎嶇人生之路的一個隱喻。

在苦難中尋找美，實現美

韓美林出生在山東濟南一個貧窮的家庭，兩歲喪父，母親要拉扯三個孩子，日子過得非常苦。1949年，不滿13歲的韓美林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。「文革」期間，他被發配到最苦的地方「勞動改造」，甚至還坐過四年零七個月的牢，腳骨被造反派踩碎，裂成四十多塊，手筋被人挑斷，至今拿不穩筆和筷子。「但我選擇的是忘記這些，繼續尋找美、實現美，這是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應該做的事情。」韓美林笑着說，流露出一種睿智的達觀。

「人生只有不到三萬天，明年我就80歲了。我每天都想高興的事情，都在追尋美的蹤跡。心臟雖然動了點手術，但我每天都能創作十幾個小時，一旦進入角色，就會不吃飯不睡覺。藝術家不進入角色，就難以創作出色

人的作品來。」韓美林表示，除了創作，近十多年來，他力爭多做慈善，回饋社會。

「只想將作品捐給國家」

韓美林說，他是共和國培養長大的，自己的一切都是祖國和人民給予的，他必須把一切奉獻給祖國和人民。「所以，我很少出售作品，只想將作品捐給國家。」

作為為數極少的在世大師級藝術家，2005年以來，韓美林為杭州、北京和即將落成的銀川韓美林藝術館捐贈了6,000多件作品。作為新中國教育的受益者，他也很關心貧困地區孩子們上學的問題。從1997年在延安捐助第一所希望小學開始，到今年6月韓美林希望小學在重慶奉節掛牌成立，他在內地共捐建了8所韓美林希望小學。2013年，韓美林藝術基金會成立，此後的每年12月，基金會都會資助文化藝術方面需要幫助的團體和個人。

從藝之苦 從藝之甜 從藝之巧

觀察人生往往會發現這樣的現象，一群人精兒風生水起後流於平凡，最「傻」的那一個在人生的最後時活躍了起來。這大概是緣於最「傻」的那個一生只做一件事，不左顧右盼，不藏奸耍滑。韓美林就是這種「傻」人之一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「余此生只抓一個『藝』字為耕。收拾凡心，不思功名，不謀衣冠。上蒼告訴我，韓美林，你就是頭牛，這輩子你就幹活兒吧。」

韓美林自喻為牛，「勿言牛老行苦遲，我今八十耕猶力」是他的自況。牛的一生自然可以用「勤」和「苦」兩個字來概括，韓美林認為，從藝之路，必然辛苦。他曾和徒弟們冒着大雪、餓着肚子搜集創作素材；也曾站在八九米高的鋼筋上，光着膀子創作雕塑作品，汗水從褲管裡向下淌，一邊啃着饅

頭，喝着汽水，一邊唱着「紅高粱」。這些艱苦的經歷，在韓美林眼中別有風味。他說，和徒弟們在創作時，身邊的牆上寫着的對聯是：「英雄笑忍寒天，上牙打下牙；好漢不怕茹飢，前心貼後心。」橫批是：「上下貼心」。韓美林表示，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，我們搞藝術的雖然苦一些，但是有點名、有點利，可是看看礦井下的工人、黃土地上的老農，一年四季，世世代代……我們的幹勁就來了。

韓美林說，如果將生活形象化為藝術形象的艱難過程是一種「苦事」的話，那麼以苦為樂也不是件壞事，學藝術是件苦事，它沒有止境，也沒有最高得分；如果創作是塊鐵板，對有心於藝術事業的人來說，苦苦求索，總有一天這塊鐵板會被鑽透的，

那時就不認為是件苦事了。到了縱橫塗抹、隨心所欲的境界時，神仙的位子你也不願意換。創作中，形象的變化更是「苦」差事，但一旦好的形象出現，自己不是會激動得跳起來嗎？很多藝術家都有這個體會，這是一種買不到的享受。

訣竅也是必須的，雖然韓美林一再在各種場合強調，藝術是要下苦功夫，但他承認藝術竅門的存在。「藝術沒有捷徑，但有竅門兒。」韓美林說：「譬如我的國畫，就往水裡摻過隔夜茶，摻過酒精，摻過綠豆湯……畫出來的效果，你一定會脫口而出：『呵！真過癮！』再譬如，我用葉筋筆畫鐵線，不是像常規一樣把筆毛理順，而是將筆往硯台上踩上幾下，然後再用剪刀剪掉旁邊幾撮毛，剩下一兩撮畫起來絕對老蒼。」



韓美林在藝術講座上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妻子的評價：如老牛般埋頭拉車



韓美林和他的鐵桿朋友們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韓美林的妻子周建萍如是評價自己的丈夫：「韓美林是一個頗有魅力的人，無論上下大小、男女老少，都願意與他在一起，甚至不離不棄。韓美林做事公平正直，沒有上下之分，比如他為大家剝栗子或花生，在場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到他的福利，哪怕是保姆和司機。」

在周建萍眼中，韓美林是一個特別接地氣的人，從來都將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，絕對不讓人給他拎包打水。她覺得，正因為此，韓美林才會擁有一大批「韓粉」。「但更重要

的是他那勤他刻苦、以身作則的精神，極大地調動了眾人的積極性，因為誰也不想掉隊。」周建萍說。

在韓美林的近著《前面是未知數》一書中，周建萍在序言中寫道：

「比起其他藝術家，韓美林是幸福的，目前已經擁有三座個人藝術館的當代藝術家世所罕見。畢竟，畢加索、莫奈、塞尚等藝術家生前均沒有屬於自己的藝術館。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韓美林在大連老虎灘做「迎風

長嘯」雕塑時遇到個別官員重重發難，痛苦的他只有爬到老虎背上大叫：『我報國無門啊！』到如今各大城市排着隊來請他為他們的城市做標誌性雕塑。從幾十年前的乏人問津、一貧如洗，到如今眾望所歸、事業昌盛；從十個學生組成的工作室，到如今擁有上千員工的藝術館；從當年家裡連一張像樣的吃飯桌子都沒有，到現在聞名遐邇的「韓家菜」……一切皆在變，唯一不變的是韓美林，他依然如故地如老牛般埋頭拉車。」



北京韓美林藝術館全景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政協會上「好人嘴賤」

接近韓美林後，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十分敢言的人。有一種說法叫做「好人嘴賤，壞人嘴甜」，雖不至於放諸四海而皆準，但這一現象，確實說明韓美林是一個真實生活的性情中人，有着藝術家通常具備的「童心」。作為全國政協常委，他的這種性格，即便是在開政協會議時都沒有收斂。

在一次全國政協文藝小組討論會上，還沒等話筒遞到韓美林手上，他就搶着「開炮」：「人家把自己的文化拿出來說，都是有悠久歷史的東西。我們拿出來的，是相聲。說實在的，挺丟人。」話一出口，他看見了身邊的宋丹丹，馬上道歉：「說得有點兒不客氣了。丹丹你也在這兒呵。」引得其他委員一陣歡笑。



韓美林藝術大篷車下鄉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緊接着，他又批評了個別明星轉成外國國籍的現象，「雖然給我這個證那個證，讓我出去，那是為講學方便。但要是讓我挪一個國家，說實在的，打死我都不出去。我就願意待在這兒。這是我們的國家，這是祖國。」

憶童年：活的就是一個志氣

不平凡的人物大都有着不平凡的童年。韓美林的童年異常清苦，但這種清苦，孕育出日後後豐功偉績。韓美林將自己比喻成「一棵從石頭縫裡夾生出來的小樹」。兒童時期，他父親早亡，母親和奶奶兩個寡婦把他們兄弟三人拉扯大。「我上的是『正宗貧民小學』。但我們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，我家再窮也不去要飯，不去求幫助，不偷不

拿，活的就是一個志氣。」韓美林說，他的繪畫天才，自幼便顯現出來。只是家庭貧困，沒有條件給他買繪畫用具，於是牆壁和石頭就成了他練習作畫最好的「紙筆」。

「在我的童年裡，石灰和牆是我的墨和紙，我經常在人家的牆上亂塗亂畫，尤其是新牆，讓人告狀而挨揍是家常便飯。另外，我們巷子裡的石頭路，也是我畫畫寫字的好地方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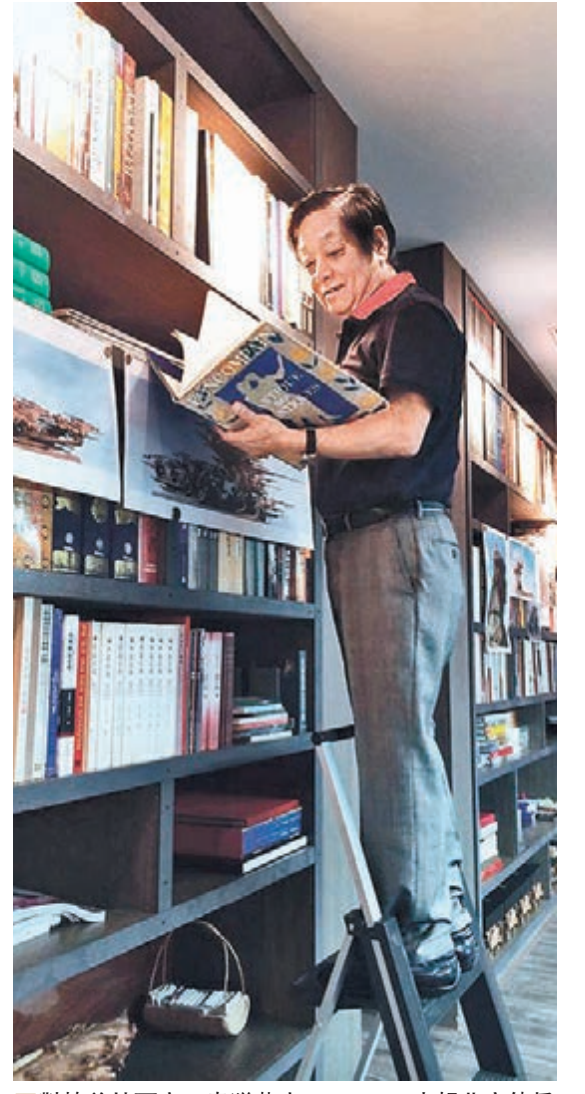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3月，12歲的韓美林參軍。本報北京傳真

【韓美林簡介】

韓美林，男，1936年12月26日生於山東，中國當代極具影響力的天才造型藝術家，在繪畫、書法、雕塑、陶瓷、設計乃至寫作等諸多藝術領域都有很高造詣，大至氣勢磅礴，小到洞察精微，藝術風格獨到，個性特徵鮮明，尤其致力於汲取中國兩漢以前文化和民間藝術精髓，並體現為具有現代審美理念和國際通行語彙的藝術作品，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藝術實踐者和開拓者。國家一級美術師，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，中央文庫館研究員。

主要作品有：巨型城市雕塑《迎風長嘯》、《大舜耕田》、《五雲九如》、《錢江龍》、《錢王射潮》、《火鳳凰》、《火鳳迎祥》、《百鳥朝鳳》、《丹鳳朝陽》、《南湖之門》，設計作品有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航徽、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飛機內飾，2008申奧會徽、2008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等，作品集《山花爛漫》、《美林》、《韓美林自選雕塑集》、《韓美林自選繪畫集》，散文集《閒言碎語》、《韓美林自述》、《韓美林散文》、《豆蔻梢頭——韓美林人體藝術作品集》、《幾回明月——韓美林課徒人體畫稿選》、《嘸山嘸水——韓美林山水畫集》、古文文集錄《天書》、《良弓在手——韓美林書法作品集》、《韓美林法書·草書》五卷、《磨件鑄硯——韓美林書法課徒手稿》等。

資料來源：百度百科



對韓美林而言，書猶藥也。

本報北京傳真